



一代精英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代精英

成都军区政治部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解 伟

封面设计：曹辉禄

封面题字：刘 蔚

一 代 精 英

成都军区政治部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9.375 插页5 字数200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二次印刷

书号：3118·314

印数：1—32,000册

定价：1.42元

國威
軍威
看
西南

元
年
祥

时代的最强音

——为《一代精英》而作（代序）

万海峰

祖国亿万军民无不为了云南边防前线传来的捷报欢欣鼓舞！无不赞扬人民战士在保卫祖国中创建的英雄业绩！无不称誉他们是当代青年的楷模！

一部交响乐在你耳边奏响，时而流畅，时而低沉，你能否分辨出哪是乐曲的主旋律？！人生向你展示出各种前景，东南西北，五彩缤纷，你能否选择出一条最有价值的道路？！云南老山、者阴山战场，就是一部雄浑激越的交响乐章。在这里，我们的战士，用自己汨汨流淌的鲜血，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山河无恙青春血，壮士有情赤子心。”在这里，我们的战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南疆长城，把纷扰、战乱和死亡，拒于国门之外。在这里，我们的战士，最懂得生活的意义。他们知道，该把人生价值的砝码，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天平上，去谱写人间辉煌绚丽的史诗。正如一位烈士在遗书中所写的：“祖国是我心中沉甸甸的砝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她的安宁，我感到光荣和值得。”

担负着守卫祖国西南边防任务的部队，无论是在云南前线，还是在西藏高原，都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然而，我们的战士，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无所畏惧，浑身是胆，因为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生长在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社会主义祖国，从小就受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投身人民军队后，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迅速冶炼成长。所以，一旦祖国需要，就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高歌奔向祖国边陲，奔向火热的战场。他们不愧为我军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祖国的一代精英！

成都军区政治部将云南边防“两山”前线、西藏边防战斗的英雄事迹，编辑成《一代精英》一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本凝结着生命和鲜血的书，必将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好教材。这些活着的或死了的英雄，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都将是一面镜子，用它照照自己，定将起到激励和鞭策的作用，教育大家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目 录

第一个带队冲上老山的人·····	黄 宏 刘玉清 (1)
战火中的信念·····	盛其顺 (16)
战士万岁·····	李伟中 (24)
血肉护国魂·····	刘杰诚 (42)

——者阴山英雄排之歌

在六号哨位上·····	纪 学 (61)
殷红的路·····	杨大镇 (71)
红星在隘寨闪烁·····	

张维辛 汪德林 刘德功 肖健卿等 (82)

战士情·····	阙士英 (97)
我愿做一棵小草·····	顾 彪 樊俊芳 (107)

——前线炊事兵与大学生通信谈人生价值问题

一代风流守国门·····	聂念新 蒋 勋 (111)
远天的星·····	刘德鑫 (121)
面对二十岁的人生·····	蒋和平 胡廷楫 (148)
一个大学学生的“军人梦”·····	顾月忠 吴克鲁 (155)
“生命禁区”的青春之歌·····	肖健卿 聂念新 刘映森 (160)
觅·····	刘德鑫 (165)
老山魂·····	宋 群 阙士英 (172)
战士——这样书写人生·····	何德来 (185)

刻在猫耳洞的诗·····	王桂安 阎金久 (193)
我是军人·····	史光柱 (197)
“牺牲是我的本份”·····	连俊义 (199)
忠烈家风·····	顾月忠 吴克鲁 (200)
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羊慧明 (211)
悲壮的情丝·····	孙书华 (225)
战火中的情谊·····	李石元 (228)
一个女性的奉献·····	尚方周景 蔡云鹭 (232)
家书抵万金·····	戴友洪等 (243)
——烈士书信	
战士书信纪事·····	刘恒升 (258)
独生子的情怀·····	羊慧明 (263)
爱的鸣奏曲·····	徐京跃 (267)
邓阳昆的自述·····	邓阳昆 (272)
“爱神”向勇士微笑·····	刘恒升 吕宝亮 黄兴国 (276)
战士的爱·····	王毅等 (281)
——情书选摘	
寄语高原“孤岛”·····	羊慧明 马竞 (288)

第一个带队冲上老山的人

黄 宏 刘玉清

某部五连副连长张大权，在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战斗中，奉命率五连突击排夺取老山主峰，勇猛无畏，一马当先，仅用一小时五十四分钟就率部冲上主峰，夺占老山主峰表面阵地。他在三次负伤的情况下，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部队战斗，在清剿残敌时壮烈牺牲。战后，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一)

战车飞驰，马达轰鸣，大军向老山地区挺进。

排排炮弹象惊雷闪电，向老山守敌头上狠狠砸去。

1984年4月28日凌晨，收复祖国神圣领土老山的战斗打响了。

奉命夺占老山主峰的先锋部队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的某部五连，先锋官是怀揣“拿不下主峰，誓死不回”军令状的五连副连长张大权。

老山主峰，堪称天险。它在群峰之中，突兀而起，从部队秘密集结待机的地方到顶峰的1422.2高地，垂直比高为1112.2公尺，比从泰山脚经南天门到玉皇顶还要高。徒手上山，最快也要五个小时。主峰恰似一把锋刃向上的匕首直插云霄。它正面是数十丈高的绝壁，笔直陡立，无法攀越。山上

植被茂密，高大的乔木，茂密的箭竹，一人多高的飞机草和各种灌木交织成一张张严严实实的网。滋润多雨的亚热带气候使这里的蕨类植物都能长到一人多高。越军还在主峰前沿埋设了上万颗绊发雷、压发雷，构成一个大型雷场；筑了两人多高的防步兵墙壁和一人多深、两米多宽的防步兵壕。主峰上的防御工事由各种大大小小的盖沟、短洞、暗堡和坑道构成，有的被覆层厚达四米多。为了永远霸占中国这块土地作为反华桥头堡，他们苦心经营了五年，用人扛马驮，硬是把上千块钢筋混凝土预制块弄上了山，被覆成永久性钢筋混凝土工事。他们同法国人、美国人打过仗，对山地防御战中的火力配系颇有研究。老山主峰东侧与54号高地相连，南侧同50号高地相连，越军利用这种有利地形，在三个高地上，配备了大量的轻重机枪、高射机枪、冲锋枪、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火箭筒。三个高地，互为犄角，交叉射击，构成一个密集的火力网。老山主峰是越军精锐313师122团两个步兵连和一个火器连把守，有一个步兵连还曾被越军高级军事机关封为“决战决胜连”。

老山主峰是天险、工事和火力网的结合体。越军占据主峰，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确实拥有一定的防御优势。因此，他们自为主峰阵地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睡觉时都敢脱得赤条条的，狂妄得很哩！

然而他们看错了人。在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没有什么攻不破的“钢铁堡垒”和拿不下的山头。老山是中国的领土，你就是用钢浇用铁铸，我们也一定要把它收回来！

经过充分准备，进攻命令终于下达了；拂晓发起攻击，

天黑以前占领主峰！当我军强大的炮火攻击过后，提前潜伏在离主峰只有三百米远的灌木丛中的五连指战员，一跃而起，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向主峰扑去。按协同计划，他们首先向主峰的前哨阵地21、52号高地实施突击。在火力组的掩护下，他们仅用一次冲锋，就攻占了21号高地。在敌人还在昏头转向，一片混乱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冲锋，夺占了52号高地。此时，老山主峰阵地的三只犄角，被五连砍断了一只，情况发展对我非常有利。五连一鼓作气，连克两个高地，士气高昂。按照上级指示，张大权又指挥四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四具四〇火箭筒对敌主峰阵地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命令一排长李卫民率一排从右翼迂回，二排由排长曹杰率领从正面向主峰攻击，三排由排长余建国率领在52号高地火力支援并担任预备队，乘机向主峰进攻，围歼主峰守敌。

一排从主峰右翼一阵猛打猛冲，不一会儿就向前推进了100多米。张大权亲自指挥二排从正面突击，也在步步向主峰逼近。

夺占主峰即将大功告成！

主峰守敌已向他们的上司发出了“主峰阵地告急！”的电报。在另一个山头上设立的我方炮兵观察所，可以通观主峰战况，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向指挥所大声报告：“上去了，步兵快冲上主峰了！”

整个老山前线都在为五连的勇士们喝彩叫好！

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对五连极为不利的情况出现了。在主峰与50号高地之间，有一个凹部，它是通向主峰的咽喉要道。当五连一排进至这个凹部以后，两面受敌，主峰和50号高地的越军用各种武器对一排进行火力夹击，造成一排较

大伤亡。二班长杨德明和几个战士相继中弹牺牲或负伤。狡猾的敌人还钻进洞里，呼唤他们的炮火向二排、三排进行拦阻射击和火力压制。二排、三排不断有人伤亡。正在指挥部队的张大权也被一发六〇炮弹炸伤左大腿。二排从正面推进不到20米，受到阻击。三排火力支援也被敌炮火压制减弱。向主峰第一次突击失利了。

看着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的战友，张大权气得眼珠都要迸出来了。他顾不得包扎鲜血直流的伤口，迅速地观察了一下敌火力点和地形情况，果断命令部队暂停攻击，指挥一排稍向后撤，将还能战斗的人员重新进行编组，指定了班排代理人，调整了战斗队形。然后，命令一排长带一个班从翼侧观察敌火力并组织压制；三排除继续进行火力支援外，部分加强到二排；二排迅速做好准备，由自己亲自率领，准备向主峰发起第二次冲锋。

张大权知道，要短兵相接了，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他对曹杰排长说：“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坚决完成任务。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副连长，在这关键时刻知道怎么做。你从左，我从右，一定要把部队带上去，死也要死在主峰上！”他又向全排的同志高声呼喊：“同志们，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跟——我——上——！”说完，他顺手从一个躺着的伤员手里提过一挺轻机枪，平端着，一边射击，一边向主峰冲去。二排长曹杰和全排紧随其后，在一、三排掩护下向主峰发起第二次冲锋，与负隅顽抗的敌人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战。张大权象一只愤怒的猛虎，打红了眼。他觉得卧着射击因坡陡不方便，干脆直立着向敌人射击。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越军端着冲锋枪正瞄准我们一个战士，没等他击发，

就被张大权一梭子子弹把脑袋打了个稀烂；另一个敌人的火箭筒手刚射出一发火箭弹，没等他装第二发，也被张大权打了个仰面朝天。在张大权的鼓舞下，全排二十多个勇士象一阵飓风袭向主峰，把敌人分割压制在壕内。

富有实战经验的“决战决胜连”的敌人，在一阵鬼哭狼嚎的混乱之后，终于清醒过来。他们发现，这个腰别指挥旗，端着轻机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自己的威胁特别大。这个人出现一次，就给他们的阵地带来一次危险；这个人前进一步，就把他们走向坟墓的距离缩短了许多。于是，好几个敌人集中火力，专打张大权，子弹雨点般地落在张大权的身边。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腕，他只觉得左腕猛地一震，机枪掉落在地上，鲜血从他的左腕涌出来，把枪柄、枪身都染红了。他一个趔趄，险些跌倒。排长曹杰忙令卫生员上去抢救。可是，没等卫生员赶到，张大权猛一挺身，用右臂夹着机枪，把枪身架在左臂的臂弯里，又向主峰冲去。战友们被张大权的英雄壮举激动了，他们大吼：“冲啊！”“杀啊！”，一个接一个跃身而起，尽管不断有人倒下，但他们仍然紧跟在副连长后面，杀向主峰。

顽抗的敌人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对手竟是如此难以对付，眼看最后的防线将被突破，精神防线也崩溃了，绝望了，象被火烧的马蜂窝一样炸了营：有的顾头不顾腚地往洞里钻，有的扔下武器抱头鼠窜，还有几个急得要往崖下跳，但也有的象发了疯的野狗一样拼命抵抗。在军官指挥下，主峰上敌人的火力都向五连喷射。张大权腹部中弹，第三次负伤，他一个踉跄，栽倒在地上，低头一看：肠子染着鲜血掉了出来。伤口象通红的烙铁，烧灼着他的神经，疼痛难忍。

黄豆大的汗珠混合着泥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他脸色蜡黄，伏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好一阵动弹不了。身边的人也不多了，有的还带着伤。许多战士都被敌火力阻挡在主峰前沿，不能前进。

老山主峰近在咫尺，但它仍在侵略者手中！

张大权明白，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坚持前进才是胜利，稍有迟疑就将前功尽弃。他迅速掏出急救包，把三角巾往腰上一系，又把腰带紧了紧，将肠子压在腹部上，忍着剧痛向同志们说：“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战友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主峰一定是我们的。火力组给我轰！其他同志跟我上！”说完，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突击排跟在他后面，第三次向主峰发起冲击。

这时，友邻四连、七连也从两翼上来，投入了围攻主峰的战斗。他们并肩战斗，越战越勇，锐不可当，把主峰守敌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敌人一见大势已去，又采取了“老鼠钻洞”的惯用战术，全都躲进了坑道、短洞，继续顽抗。至此为止，主峰表面阵地已全部被我占领。在主峰的战壕里，张大权又毙敌两名，其中一名是中尉军官。张大权高兴极了，把那个军官的军衔领章撕下来，揣在衣兜里。接着，命令部队搜剿残敌，封闭各个坑道口；命令四连通讯员李忠荣向天空发射两发红色信号弹。

当标志着主峰表面阵地已被我占领的红色信号弹升起的时候，指挥所的首长们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表：从发起攻击，到占领主峰表面阵地，总共只用了一小时五十四分！

“好样的张大权！”“要给张大权记头功！”指挥所里一片叫好声。军区首长听到这一消息，表扬五连打得好，鼓

励他们再接再厉，夺取最后胜利。

但是，就在这红色信号弹升起后的十分钟，我们的英雄，第一个带领部队冲上老山主峰的副连长张大权同志，年仅29岁，在清剿残敌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不幸被一个躲在暗堡里的敌人射出的罪恶子弹打中头部、腿部，最后倒下了。他倒在离顶峰只有八米远的一个坑道口旁，右手还紧握着机枪，好象随时准备向敌人射击。他虎啸般的喊杀声好象仍在主峰上回响，激励着战友们消灭残存的敌人……

老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红旗，已插在顶峰上迎风飘扬；烈士的英名，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丰碑上！

（二）

张大权同志出生在贵州省金沙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他中等身材，脸庞白净，双眼细长，鼻子稍扁平，嘴唇宽厚。即使在闭口不言时，脸上也象挂着微笑，这些面部特征，给人一种憨厚、朴实的印象。但他那两道又黑又粗的浓眉，又给他憨厚朴实的形象增添了一种坚毅和勇武。张大权的家乡交通不便，人少地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都很落后。他因家贫，只读了三年小学就休学，九岁就不得不下地参加农业劳动，在生产队里挣半个劳力的工分，贴补家用。1976年3月，这个唇上刚长了一层绒毛的农村青年穿上军装，来到部队时，他已是有一个孩子的爸爸了。而且，虽说已经“投笔从戎”了，但他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与军队生活不相适应的生活习惯。例如：劳动归来嘴对着自来水龙头咕嘟喝一肚子生水，还满有理地说在家里从不喝开水，经常不穿袜子，把

发给他的袜子包进包袱里，说穿鞋又穿袜子太可惜；握枪时经常无意识地做出握锄头的动作；第一次打靶他九发九不中，打了个“光头”。总之，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对张大权来说，比别人长得多。有的干部形容他是当了解放军了，还满身“黄泥巴”，断定他今后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生产兵”，但当不了优秀的“战斗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干部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对张大权有了新的认识。张大权身上没有半点娇气、骄气，他话说得最少，干得最多，他身上，具备中华民族特有的勤劳朴实、善良纯洁的品质和遵守纪律、富于牺牲精神等优良气质。

1978年，党中央为所谓的“大比武妖风”正了名，混淆的是非澄清了，群众性大练兵的热潮又在部队翻腾起来。这时张大权已是班长了，而且还是本连尖子班的班长。之所以叫“尖子班”，就是因为它的训练指标比其他的班高得多，它是全连军事训练水平的尺度。就拿投弹来说，别的班最低标准是四十米，尖子班是五十米，十米之差！那些年，部队里政治运动比军事训练红火，兵不练“兵”，兵不象兵，整天坐在宿舍学语录，搞批判，操场快成了牧场，干部战士的军事技术普遍低。班里其他同志自不必说，就连班长张大权的底子也够薄的了：射击，最高水平良好，投弹，最高水平35米；器械操，在家没见过，到部队后没摸过。总之，他的起点虽不是零，但也比零好不了多少。这样的水平教兵都够呛，还怎么敢到强手如云的比武会上露脸啊。可是，张大权把尖子班训练任务接了过来，拼了一个春、一个夏、一个秋，到底没有辜负支部和全连的希望，拼出来了。在师、团的

比武大会上虽然没有夺到“金牌”，也夺了几个“银牌”，成绩也是可观的。张大权本人的成绩更好，成了尖子班的“尖子”：射击，他次次优秀，够上了“特等射手”，而且是轻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的射击都达到了“特等”的标准，这在优秀射手中，算是最高等级的了。投弹，他从35米上升到60米，达到了“投弹能手”的标准，而且弹一出手，就能准确地投中模拟的堑壕、高窗、地堡等目标，这在步兵投弹技术中，也是“高难度”的。五公里、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他每次都是第一个到达终点。跨越障碍、高墙，他一个翻腾就能越过去，矮墙，他一抬腿就能跨过去。迅猛、利索的动作，常使参观的人惊叹不已。在五连的尖子班里，除器械操差些外，他几乎门门技术名列前茅。虽说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不是万里长城，但从一个摸惯了锄头的普通农民到一个武艺娴熟的真正军人，毕竟是有很长距离的。至于这距离是如何缩短的，张大权本人已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什么情况了。但是，战争的幸存者，张大权的战友们，却对张大权当年苦练军事技术的事迹记忆犹新：

为了提高射击技术，张大权在枪上悬挂砖头，增强控制枪身稳定性。一块、两块，后来竟增加到四块！不用任何人督促，他在灼人的烈日下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为了提高投弹技术，他每天比别人早起一小时，举杠铃，挥哑铃，中午坚持投三五弹，熄灯号响后，不做完500个俯卧撑不睡觉，右膀肿得象馒头，吃饭时，手发抖得连筷子都拿不稳，可是，训练照常不中断，

为了练习跨越障碍，他把那水泥板制的矮墙跨了一次又一次。有一次，跨了个空，膝盖皮被水泥板刮掉一长条，血